

BAOGAO  
SHENTAN

放轻松，  
请开始你的推理！

# 报告！ 神探 2!

女侠  
请接招

沉香子

著



烧脑·萌欢·古风

兑版“洗冤录”  
准奇案手到擒来

且看才女神探  
设局捉拿元凶，  
展开一场斗智斗勇的  
生死营救！

苏慕

你有钱破案吗？  
敢丢下我，

容酒酒

本女侠决定绕路！  
半路遇“灾星”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报神探

告！  
2！

女侠  
请接招

沉香子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告! 神探. 2, 女侠请接招 / 沉香子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85-2916-0

I. ①报… II. ①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1693号

## 报告! 神探②女侠请接招

BAOGAO!SHENTAN②NÜXIA QING JIEZHAO

---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安雅 汤曼
特约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吴强 王婷 吴宛泽
图书统筹	空心菜
特约编辑	魏娜
绘图	若木生华
书籍装帧	马骁尧
美术编辑	袁萌
作家经纪	卢晓凤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210千字
印张	6.5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78573

---

定 价 24.9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神探联『萌』定江山	疑犯追踪施妙计	明珠失窃连环案	甘拜下风侯世子	机关算尽终成空	嫌疑人的隐身术	不同凡响小厨娘	一朝混进大理寺	真相要在推理后	翩翩公子落汤鸡

187 167 145 123 103 085 063 043 023 001



翩翩公子落汤鸡

第一章



容酒酒离家出走了。

她背着自己精心准备好的包袱，义无反顾地踏出家门，泪眼婆娑的丫鬟杏儿一边追一边喊着：“小姐，你忘记带雨伞了！小心路上被雨淋着。”

哼，这不过是杏儿拖延她出门的伎俩罢了，杏儿先后六次追上来提醒她忘记带的东西，最远的一次容酒酒已经离家三里地远，硬是被杏儿骗回了家。

容酒酒要去京城，将要去经历多姿多彩的神探生涯。就算杏儿喊破喉咙，也阻挡不了她成为传奇人物的脚步。

“好好的艳阳高照，怎么可能说下雨就下雨？油纸伞十文钱一把，大不了明天路上再买一把就是了。”容酒酒仰起头，傲然想道。

将近黄昏的时候，反复无常的老天爷证明了杏儿的远见，狂风骤起，大雨如注，逼得容酒酒东躲西藏，好不容易看到路上有座破庙，容酒酒诅咒着杏儿的乌鸦嘴，逃命似的飞奔向破庙。

世上本没有那么多破庙，大行皇帝三十年前毁佛封庙，强令僧众还俗，许多庙产无人经营，逐渐荒废。

眼前的这座庙也有一间正殿，左右各有耳房，当年也曾容纳得下三五个和尚讲经论道。因为年久失修，正殿的匾额金字褪尽，半截耷拉着，仿佛轻轻一碰就会轰然落地。

天色如混浊的黄酒，阴沉沉不见半点光芒，倒是庙的左偏房里透出晃动的火光来。容酒酒心中大喜，有火就能取暖、烘衣服，把包袱里带的干粮烤得焦焦的、香香的。

怀着期待和憧憬，容酒酒踉踉跄跄地撞开庙门。庙门本来被一块不大的青石顶着，居然也没挡住她。正殿里生着一堆火，正在熊

熊燃烧。容酒酒喜出望外，还没等她重新把门顶好，就听到一声石破天惊的哀号：“非礼勿视！”

这就是容酒酒和苏慕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场面，容酒酒当时还不知道，苏慕第二天就要被关进死囚牢，但是容大小姐的直觉还是很灵敏的，一眼就看出了苏慕满身的衰气。

容酒酒也不知道，她和苏慕选的是同一条道路，此行东去二十里是崇门县，崇门县再向东十里是浊江集。浊江集紧靠大运河，搭船北上即是天下最繁华的帝都京城。

容酒酒出发到京城去。

从今天起，她不再是娇气的居家小女孩，而要做一个了不起的神探，区区二十里的路程，神探大人吃得了苦，无须雇马乘车，一天就到啦。

可是，谁料得到世事无常，老天爷偏要赶在今天大雨瓢泼呢？

同样没想到的当然还有苏慕，堂堂的翩翩公子，落了单失了车马，徒步走了一天的冤枉路，到头来被浇成了落汤鸡。

容酒酒抹了把脸上的雨水，便见苏慕只穿着中衣，正用袍服挡着身子，瑟瑟发抖，用哀怨的目光打量自己，简直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

苏慕比容酒酒大不了两岁，文文弱弱，面貌清秀。容酒酒看清正殿里并无旁人，定下神来，不满地说：“喊什么喊什么？我不过是进来避避雨，又不是妖魔鬼怪。”

苏慕侧身不愿意正视容酒酒，一个劲摆手说：“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你先回避一下，容我更衣。”

容酒酒勃然大怒：“外面风雨交加，我都快冻死了，要回避你自己回避。”

“娘娘腔。”容酒酒不禁腹诽着，对苏慕下了结论。

她解下包袱，卸下装着自己全部身家财富的褡裢，看到苏慕身边有好多干稻草，不客气地抱过来一大堆，给自己铺了个位置，舒舒服服地坐到火旁。

苏慕非常不满意她的行径，敢怒不敢言，侧着身子，抱着外衣，远远躲开容酒酒，溜到漆黑冰冷的耳房更衣去了。

容酒酒趁他不在的工夫从包袱里拿了外衣换过，把苏慕用来架衣服的几根木棍支起来烘烤自己湿透的外衣。此刻有了火，顿时全身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服。

耳房里传来“哎哟哎哟”的一阵叫唤，接着是摔跟头和翻滚的声音，大概苏慕黑暗中行事，深一脚浅一脚，踩空之后酿成了悲剧。

容酒酒懒得理会，从包袱里拿出一把匕首，这是她带着防身的。容酒酒学过点三脚猫的功夫，出来闯荡是有底气的。

她用匕首插上干粮，放在火上烘烤。干粮是杏儿给她新做的细面饼，加了葱油，在火上慢慢散发出香气，容酒酒深深吸了几下鼻子，肚子“咕噜噜”地配合着叫唤起来。

苏慕换好衣服回来，走路一瘸一拐，脸上沾染着灰土。容酒酒举起烤得焦香的面饼，陶醉地闻了闻，刚要大口咬上去，发现苏慕正死死盯着自己。

苏慕捂着嘴巴，大气也不敢出，被匕首上闪烁的寒光吓坏了，躲着容酒酒，兜了个大圈子回到自己先前的位置坐下，可怜巴巴地继续烤火。

容酒酒深为不满，暗想这人真是既馋又没礼貌，全没想到可怜的苏慕是被她吓坏了。

容酒酒刚吃了一口面饼，听到苏慕的肚子一阵“咕噜咕噜”巨响，苏慕没吃晚饭，受到美食的刺激，肠胃再也不受控制，发出阵阵控诉。



容酒酒横眉立目，这还能不能愉快地吃顿饭了？苏慕本是死要面子的人，一直自诩有圣人颜回的定力，对外物得失根本不放在心上，今天居然栽在一块面饼上，嘴里口水泛滥。苏慕用袖子遮住脸，简直没法见人了。

容酒酒叹了口气：“喂，你袖子都被口水沾湿了，算了，分你一个面饼好了。”

苏慕愕然看着递过来的面饼，结结巴巴说：“男女授受……不亲……”

容酒酒大怒，用匕首插住面饼往苏慕胸口一挺，苏慕看着蓝汪汪的匕首，两腿发软，连拒绝的话都不敢说了。

“女土匪。”苏慕暗暗对容酒酒做出评论。



两个人不知道对方给自己起了邪恶的绰号，而且都还觉得绰号挺贴切。

容酒酒自顾自吃得香甜，苏慕终于也小口嚼着面饼，不知不觉把一个饼吃得干干净净。吃完之后，苏慕正襟起立，拱手道：“在下苏慕。”

“容酒酒。”

旅途疲惫，吃饱喝足后，容酒酒在身下垫满了软软的稻草，枕着包袱倒头便睡。睡到半夜，火光渐渐微弱，容酒酒觉得有点凉意，微微睁开双眼。这一睁眼不要紧，顿时吓了一跳，只见一条黑乎乎的影子立在跟前。

容酒酒瞬间清醒过来，看清原来是苏慕，两眼直勾勾地，正拿起自己装银钱的褡裢抱在怀里，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什么。

容酒酒听了好几遍，依稀听清他在说：“可得藏好，别让女士土匪偷走了。”

苏慕竟然敢趁夜黑偷钱！容酒酒勃然大怒，刚想暴打苏慕，发现苏慕对自己起身毫无反应，翻来覆去念叨的还是那几句话。

她方才明白过来，原来苏慕是夜游症发作。

容酒酒的哥哥容祈精通医术，容酒酒从小跟哥哥学习，识得这怪病。患者多半人畜无害，只是睡着后会起来游走，做些白日里惦记的事。

看来苏慕是担心容酒酒抢自己的褡裢，结果半夜里反倒抱了容酒酒的褡裢乱走。容酒酒又好气又好笑，不由分说地把褡裢夺回，塞到包袱底下枕着，继续睡觉，再不管满地晃悠的苏慕。

这一夜她睡得格外香甜，第二天早上醒来后精神奕奕。苏慕却顶着两个黑眼圈，委顿不堪。

苏慕出了破庙，拱手算是和容酒酒作别，逃命似的赶紧上路。

雨住天晴，天外淡淡一缕即将消逝的彩虹，野草花枝上满是晶莹的水滴，然后苏慕就听见身后的容酒酒感慨道：“真美呀。”

苏慕如见鬼魅，喊道：“你干吗跟着我？”

容酒酒撇撇嘴，很是不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跟着你了？”

苏慕不忿：“有本事你一路跟我到京城去。”

这下轮到容酒酒瞠目结舌了：“不会这么巧吧？我还真是到京城去的。”

苏慕傻眼了，真恨不得抽自己两下，叫自己多嘴！苏慕只能尽力走官道的左边，贴着道边，恨不得离容酒酒越远越好。容酒酒当然也烦这莫名其妙的家伙，吃了自己的东西不知道感激，还把自己当贼防着，这什么人啊？容酒酒原本优哉游哉地走在大路中间，想气死苏慕，结果险些被一匹飞奔而来的驿马踩到后，改成老实地走官道右边。

两个人的脚程相近，一天下来也没拉开几十步的距离，在春日的沙沙叶响和鸟叫虫鸣中，经过一村一店，步步向前。傍晚时分，他们到了崇门县的城门口。

容酒酒发现，不知不觉离开家超过一百里地了，她有生以来还从未到过这么遥远的地方，初时的新奇好玩淡去后，脚上又酸又疼，真是一步也不想再走了。

苏慕也像是个娇生惯养的主儿，虽然是个男的，模样比容酒酒好不到哪儿去，最后完全是靠双腿拖着脚走路，龇牙咧嘴的，疼得也不轻。

崇门县的城楼又破又小，和名字相反，是个人口总共不过万人的小县城，县城里最大最好的客栈就是郑三客栈。两个人打听清楚

路径，保持距离寻到客栈的所在。

郑三客栈的门口站着老板娘郑三娘子，郑三娘子三十八九岁的年纪，身材丰满，风韵犹存，为人泼辣，做事干脆利索，里里外外忙个不停。

容酒酒看了半天不见郑三老板，悄悄问了句，才知道郑三本人已经死了十几年，郑三娘子就是客栈的当家人。

这郑三客栈前后五进院落，塞满的话上百位客人也住得下。客栈左边一家小小的铁匠铺，右边一家不大的食肆，铁匠铺来往的客人修理马掌、更换器械，食肆全靠腰包足的客人捧场，两家小店如星拱月，对郑三娘子敬重得不得了。

此刻是客人最多的时候，客栈忙乱嘈杂，铁匠的两个小徒弟、食肆家一个半大小子也都到客栈来帮忙打下手，客人的骡马被牵进牲口棚，客人被招呼着引路，好不热闹。

苏慕咳嗽一声，向郑三娘子拱手，瞄了瞄身后不远处的容酒酒，小声说道：“在下想要一间上房，若我身后那人也想住店，把我安排得离她越远越好。”

容酒酒耳力敏锐无比，苏慕的话听得清清楚楚，没好气地说：“我也要一间上房，离这人越远越好。”

郑三娘子愣了愣神说：“上房一共还剩两间，正好是隔壁，你们要不要住？”

两个人累得半死，异口同声说道：“算了，住就住吧。”

郑三娘子替两个人登了店簿，喊道：“复生，铁柱！领客人去客房。”

复生是食肆老板的儿子，铁柱是铁匠铺的小学徒，两个都是讷讷不语地听命。

容酒酒发现，三娘子指使起手下人来，气场十足，分派起活计

来井井有条。间或有客人不满意安排，难缠的被她几句话就哄得服服帖帖，老实的被她一通抢白便无言以对，区区一个客栈老板娘，居然有点知县坐衙的范儿。

苏慕想是累傻了，对眼前的一切毫无反应，容酒酒默默地看着，还没走到自己的客房，领路的复生坏肚子内急，撒腿便往茅房跑。三娘子只得再唤人：“阿玲，忙不过来了，你招呼一下这位姑娘。”

阿玲很快现身了，是个比容酒酒年长几岁的小姑娘，素布衣裙，不施脂粉，模样很清秀，美中不足是眼神空洞，两只眼珠转也不转一下，原来是个盲女。

阿玲拄着根青竹，步履却轻快得很，显然对客栈里里外外十分熟悉，带容酒酒来到客房。客栈一共五进院落，前四进给客人住，小地方往来客商多不富裕，因此三间院落的客房是通铺，只有容酒酒和苏慕住的院落是上房，一共六间，今天已是客满。最后面的院落是郑三娘子家人和伙计自住，兼做牲口棚。



每间上房的布置都差不多，床榻洒扫干净，被褥浆洗后叠得整整齐齐，地上不过一张方桌，几只方凳，挨着床头安置给客人放东西的大木柜，虽不够富贵堂皇，胜在大方实用。

容酒酒早从复生嘴里打听到食肆拿手的吃食，去点了两个小菜预备填饱肚子，没过半刻时间，苏慕便来到她对面寻了张桌子坐下，居然点了四个大菜，大吃大喝。想不到这个娘娘腔还是个阔少爷，真真气人，害得容酒酒十二成的胃口都减了两成，用荷包里的铜钱会了钞，匆匆吃完回去就寝。

被窝温暖舒适，容酒酒本应很快进入梦乡，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不安，莫名其妙的心慌。从很小时候起，容酒酒的直觉就很灵敏，心里一发慌，必定要出什么乱子。

翻来覆去好久，除了听到隔壁的苏慕也在翻来覆去，再无别的动静。苏慕大概是个认床的人，嘴里不断嘟囔着各种不满的词句，墙壁隔音又不好，吵得容酒酒头都大了。

容酒酒实在困得不行，天旋地转，就算天大的乱子也不管了，沉沉睡去。半夜里，似乎依稀听到隔壁又发出什么声音，她以为自己梦魇的一部分，翻了个身，继续熟睡过去。

早上容酒酒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只要休息不好，她的头必定剧痛。容酒酒刚想把敲门的人骂走，谁知敲门声愈发猛烈，后来干脆是用脚踹门。

容酒酒一骨碌爬起来，匆匆穿好衣服开门，门外是客栈的两个小伙计，后面跟着个五大三粗的捕快。受哥哥的熏陶，容酒酒对衙门的事颇为熟悉，一看这位还是个班头，知道有事情发生，赶紧收起自己的火气。

衙门里的班头，在整个县城都可以横着走了，抓谁进大牢就是一

句话的事，现在明显是发生了什么案子，容酒酒可不想触他的霉头。

小伙计脸色惨白，脸上的眼泪还没擦干，容酒酒低声问道：“出什么事了？”

胖胖的班头一把推开小伙计，声如洪钟：“我是本县衙门的胡班头，昨天晚上客栈的老板娘被人杀了，看你小姑娘家的，应该没你的事，赶紧回屋，别妨碍我们查案。”

容酒酒只得应了一声，胡班头又想起问道：“昨天晚上，你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容酒酒尚未彻底清醒，茫然摇头。胡班头说：“也是，整个客栈的人都没听到特别的声音，你听不到也正常。”

容酒酒顺口问道：“为什么要问听到动静没有？”

胡班头对容酒酒的耐心比别人好些，解释道：“老板娘是给人用刀杀死的，捅了好几刀，浑身是血，照理说应该发出很大的惨叫声，结果是谁也没听见，这事真见鬼了。”

一听到案情，容酒酒的眼睛立刻发亮，困意全无，问道：“是谁杀的？为什么杀人？”

这是两个很笨的问题，胡班头嗤之以鼻：“小姑娘你没长脑子吗？若是知道谁是凶手，我直接逮人去了，何苦挨个客房盘查？”

容酒酒心里偷笑，问题提得够笨，才会让人忍不住驳斥。

果然胡班头沉吟道：“至于为什么杀人，看起来像是图财害命。这案子颇有蹊跷之处，老板娘不是死在自己房里，而是死在她的养女阿玲房里，阿玲眼睛瞎了，看不到凶手，最奇怪的是她也说没听到异样的声响。”

容酒酒暗暗记下他说的情况，还想再追问，只见隔壁苏慕的客房门敞开着，里面传出苏慕的抗议声：“凭什么抓我？”

胡班头一个箭步蹿过去，身手还挺敏捷。容酒酒也赶紧跟上，

她站在门口，看到里面一个衙差扭住苏慕的胳膊，正要给苏慕上锁链，苏慕不住地挣扎着。

胡班头火气发作，一脚把苏慕蹬倒，苏慕终于明白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再反抗，口中还不停念叨着：“凭什么抓我？”

胡班头扫视客房内，冷冷地说：“昨晚客栈的老板娘郑三娘子被人害了性命，我们来抓凶手回去问案。”

苏慕觉得莫名其妙：“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胡班头说道：“老板娘被害的房间内，凶手弃下一双鞋子，你说和你没关系，那你告诉我，你的鞋子在哪里？”

苏慕低头看了看地上，顿时傻眼了，自己昨夜脱在地上的硝制小牛皮靴不翼而飞，刚才光顾着挣脱，没发现自己是赤足的。

胡班头命衙差用锁链把苏慕锁了个结结实实，斥骂道：“好恶徒，杀完人竟然大摇大摆地回房睡觉，真是嚣张至极！”

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遇到这样伤天害理的案子尤其义愤，命衙差把苏慕拖走，自己把苏慕房里的包袱物品作为证物拿走。

苏慕脸色煞白，不知是不是吓呆了，被拖过容酒酒面前的时候，嘴唇翕动，轻轻吐出两个字，容酒酒听得分明，那两个字是“救我”。

容酒酒陷入沉思之中，事情来得突然，胡班头说的不过只言片语，她需要厘清思路再去探查案情，以前她在家也破解过大大小小的一些谜题，但真正的凶案，这是第一次！

容酒酒颇不待见苏慕这个娘娘腔的男人，不过讨厌归讨厌，说苏慕谋财害命，她不信。一个缺少处事经验，连自己一个女孩子都害怕的笨蛋，怎么会有胆量杀人？一个大手大脚，点菜特别浪费的公子哥，为了钱财谋害小县城客栈的老板娘？从常理上就说不过去。



然而破案不是依靠常理，是靠铁一样的证据。容酒酒要想说服别人，需要找出无可辩驳的事实。

容酒酒把装钱的褡裢带在身上，衣物等留在客房内，锁好房门，来到客栈门口。

客栈里人心惶惶。衙差又刚抓走了人，老板娘的后事还待处理，许多受惊的客人只想赶紧上路走人，无奈衙门里派了两个衙差留守，宣布未定案前谁也不许走。更有很多看热闹的包围了客栈，简直天下大乱。